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四）

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

刘宓庆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中国的理论——哲学的、史学的、文学的、心理学的、地政学的、社会学的，当然还有翻译学的——必将伴随地球在太空中旋转的轰隆呼啸，伴随着启明星唤醒的东方大地的搏动，伴随着日普照下亚洲腹地的蒸腾，风行于世；中国的理论已经从公元1500年以来的沉睡中苏醒，我敢断言，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中国理论的发展，就算美国、日本和西方其他角落里所有的“屠龙卫士”加在一起，也只不过是一窝自不量力的蚍蜉，妄图撼动拔地而起的参天大树。

——摘自：《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十一《四十年学术人生》

The millennium between the sixth century, when the Sui dynasty restored imperial unity, and the sixteenth, when the Westerners began their intrusion by sea, was for China an era of unparalleled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stability. But this stability paradoxically proved to be a curse as well as a blessing. ... The end result, then, was the disruption of the beautifully balanced but conservative Chinese society by the irresistible expansionism of the West. Despite this outcome, we should not overlook the fact that for a full millennium the civilization of China led the world by its sheer viability and by its contributions to the human heritage.

—L.S.Stavrianos: *A Global History from Prehistory to the 21st Century*, pp.211-212, Chapter 13, 1999.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之四)

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

刘宓庆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刘宓庆著.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2

(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

ISBN 7-5001-1526-1

I . 新... II . 刘... III . 英语 - 翻译 IV .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0459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357870

电子邮箱/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章婉凝

责任校对/立 序

封面设计/李 雷

印 刷/北京奥鑫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18.375

版 次/2006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2006 年 4 月第一次

印 数/1-5 000

ISBN 7-5001-1526-1/H·465 定价:37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体例说明

1. 除第一章和第十五章外,本书每章都有汉英对比的“Schema”(图式),即展示某一专题范围内汉英异同的纲要性图式,其中罗列了值得特别注意的要点,这些要点,正是全章展开的线索和论述层。

2.“对策和方法”(Strategy and Method)是每一章中的翻译应用研究。“对策”指针对双语差异即语际转换中的矛盾采取的原则性考虑或策略。“方法”指解决矛盾的一些可供选择的具体手段或途径。

3.“参照规范”(Norms for Reference)指双语转换在某一专项任务中可能做到的最佳对应的标准。考虑到语际转换的非数理逻辑(非等值符号逻辑)性,我们的转换标准只能是参照性的。“翻译的完美”和“完美的翻译”,只能是相对的,我们只能为这种“相对完美”(relative perfection, G. Mazzoni, 1950)提供若干参考标准。

4.“结语”(Coda)仅指我们对某一专题的讨论的参考性总结,通常提出尚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本书对对比及翻译中论题的阐发只采取描写态度,意在探讨,着重描写和解释语言事实,避免作规则性(prescriptive)结论。因此无论是对比描写和解释或语际转换规律描写和解释都必须具有充分的开放性。

汉英对比研究应该维护汉语的话语本位观(新版代序)

这本书是双重意义上的授命之作。20世纪60年代中期,王力教授叮嘱我写一本关于汉英比较的书(详见《四十年学术人生》),但我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我必须悉心思考两个大问题:第一是怎么写;第二是写什么。我认为第二个问题受制于第一个问题,而不是相反。这也是我考虑经年的结果。具体地说到这两个问题,我思考了二十多年,到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慢慢下笔成文。

对比研究的书该怎么写?汉英对比研究应当怎样进行?王力先生当年只对我叮嘱了一句:“首先是为我们中国人、为中国”,这句话铭刻在我心中,却又如千斤重担压在我心头,挥之不去。

第二次授命于我的是父亲刘永湘教授。我父亲是中国文字学家,他的一部手稿《文字学》今天还在我手头。这部手稿记叙了他早年在国外攻读的苦心和一位青年学者“对汉语文沦落”的哀痛。我父亲晚年(上世纪70年代中期)跟我谈得最多的是必须恢复中华文化“昔日的辉煌”,包括“汉语的尊严”和“绝代风华”。

这份“辉煌”、“尊严”和“风华”是怎么“沦落”的?这大概是注入我心灵中的第一针历史反思的强心剂,后来伴随王力先生的那句话,

使我思考了二十多个春秋。

从世界政治大局来看,从大约公元 1500 年(也就是明孝宗到武宗年代)起中国封建霸业开始式微,国力日益羸弱。郑和从 1405 年到 1433 年七下西洋直到东非所开创的和平发展大好契机,悉付东流。但几乎与此同时,欧洲在 14 世纪大萧条后开始向外扩张,挟技术进步、商业复兴和人口增长三股积极力量建立了西方殖民帝国霸业。欧洲人首先征服了非洲,从 1400 年到 1500 年非洲几个大的王国悉遭洗劫铲平。1493 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为西欧殖民主义扩张大大拓展了疆域。15 世纪欧洲最著名的政论和史论家之一马基尔维利(N. Machiavelli, 1459-1527)在为欧洲的所谓“民族君主”(新君主)实际上是为各殖民帝国君主出谋划策时不无讽刺地说,“出手吧,打出你们的左勾拳也打出你们的右勾拳,有谁还能够还手呢?”

有一击右勾拳打的正是中国。如果从 15 世纪末算起到 20 世纪中期的 550 年中,中国遭受的严重灾难一共 30 起,丧权割地,生灵涂炭。这其间,几近覆国的灾祸相继发生在 19 世纪下半期,最使中国人感到丧权辱国之痛的是 1894 年到 1895 年在日本刺刀下签订的《马关条约》。日本始终在践踏中国,包括偷窃中国的文化^①——这是被日本“天皇”公开承认的“立国之本”。

伴随这种政治和经济的现代性野蛮入侵的是超过 550 年的中国话语权的被褫夺。中国的史论家葛兆光在批判这种所谓“现代性入侵”时写道:

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入侵”(inbreak of the modernity),“富强”在“理性”的名义掩护下,以“实用”和“有效”的方式,被当做“文明”的标准,这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实际上源自西方的思考方式,一个一元的普遍的价值尺度,它使得急于保存自身文化存在的中国人在西方强势的全球背景中,在坚船利炮的威胁下,放弃文明评价上的独自立场,也放弃文化与价

值上的传统观念。(《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 464—465 页)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已看够了我们为了这种“放弃”付出的代价!在“英语帝国主义”(R. Philippson, 2002)的一统天下,各个学术领域里西方价值观也实现了天下一统。在这个政治文化大局的观照下,马建忠在 1897 年按“泰西格朗玛”(Latin grammar)来量度汉语,从而出台了那本《马氏文通》实在是“历史的必然”,用我父亲的话说是“被荒蛮时代提着耳朵写下的悔过书”!

但今天的情况应该不一样了。今天我们在学术研究领域里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收复“沦陷”了 550 年的话语权“失地”!而所谓话语权用后现代的话说,则是“一种自我的本位认定和宣示”,一种“对话语主权的自我认定和宣示”——般说来也就是对母语本位的认定和宣示。

对于汉英对比研究来说,我认为,主要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对汉语的本位观照和对外语的外位参照;第二,对汉语的异质性的认同。我先谈第二个问题。

语言究竟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我认为既同质、又异质。同质是本质性的,异质也是本质性的;这个道理跟维根斯坦说的“家族相似”(“family resemblances”, § 67, 32e)和“非相似性”(“dissimilarities”, § 130, 50e)一样,异质性虽然也是本质性的,但却是第二位的,而就其重要性而言,则并不亚于同质性。按维根斯坦的分析,我们正是凭借非相似性使语言的事实清楚地显现出来(§ 130, 52e)^②。因此,对对比语言学而言,揭示语言的异质性应该是它的主要任务。

可惜,从我们的不少著作来看,作者却是不遗余力地按同质语言观行事,不遗余力地试图将汉语拉扯成与英语一样的同质:似乎与英语一样的同质,是汉语的“无上光荣”!在翻译理论界,事情还可以按这种扭曲的逻辑有过之而无不及地发展下去。中国大陆有一位并不年轻的学者在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将钱锺书的“化境论”与西方语言学

中的“语境论”拉扯在一起，并痛心疾首于钱锺书的惨不如人！这当然是极端的事例。

在我看来，艺术也好，学术也好，除了一些基本特点以外，“异采”乃是最可贵的，“雷同”才是悲剧。我们的古人最早就认同了这一点。韩愈提倡“同工异曲”（《进学解》），《后汉书》描写女子之美说的是“姿颜殊留，绝异于众”（《皇后纪》），赞人之美曰“绝异”，评物之美则曰“珍异”。中国哲学也充分肯定“奇异之象”的生机，认为事物能动的发展始于差异，这是非常符合辩证法的。

汉语的异质性表现在语言的各个层级、各个方面，这些异质性表现除非故意视而不见，是根本不可抹煞的。汉语异质性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 **文字体系**: 汉字是有提示性表意功能兼有提示性表音功能的单体型意音文字(ideographic and semi-pronouncing)；
2. **语音体系**: 汉语以元音优势及四声声调为特征，无复辅音并具有独特的韵律；
3. **句法结构体系**: 汉语语言结构层级中以词组(短语)为主体，词组可以“降级”为词，也可以“升级”为句；汉语的句结构不执著于SV机制；
4. **句法关联体系**: 汉语的语序和虚词是句法关联的杠杆，广泛以词汇手段(lexicalization)表示语法范畴，不具备屈折式形态机制；
5. **思维认知系统**: 汉语重意念，在内部语言(inner speech)形成过程中，以汉语作母语的人在认知过程中接受概念的直接投射以意念形成主轴，而不必像屈折语那样还必须经由形式系统的规管；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的范畴观念比较强。
6. **语言审美系统**: 汉语语言生成系统与语言审美系统是相互嵌合的，审美价值(尤其是音美)在语言生成中的概念赋形表述为词句时，审美价值成了重要的选择标准。

上面所说的第3、4、5、6四项可以说是汉语与英语之间最深刻的

差异。我们不妨再来看看英语。按照认知科学的实验论证,包括英语在内的所有的形态语言都是按表 1 中所述的语言认知过程生成的:

表 1

(以英语为例) Description of Language(语言认知过程描写) All human languages can be analyzed at many levels. (所有的人类的语言可分为许多层级)	
	LANGUAGE INPUT(语言输入) LANGUAGE OUTPUT(语言输出)
↓ D e c o d i n g ↓	<p>Phonemes(音素) (distinctive subset of all possible phones)</p> <p>Morphemes(词素) (from the distinctive lexicon of morphemes)</p> <p>Words(词) (from the distinctive vocabulary of words)</p> <p>Phrases(词组)</p> <p>Noun phrases (NP: a noun and its descriptors)</p> <p>Verb phrases (VP: a verb and whatever it acts on)</p> <p>Sentences(句子) (based on the language's syntax—syntactical structure)</p> <p>Discourse(语篇)</p>
↑ E n c o d i n g ↑	<p>... /t/ + /ə/ + /k/ + /s/ ...</p> <p>... take (content morpheme) + s (plural function morpheme) ...</p> <p>It + takes + a + heap + of + sense + to + write + good + nonsense.</p> <p>NP = It + VP = takes a heap of sense to write good nonsense.</p> <p>It takes a heap of sense to write good nonsense.</p> <p>"It takes a heap of sense to write good nonsense," was first written by Mark Twain (Lederer, 1991, p.131)</p>
	COMPREHEND LANGUAGE(语言理解) PRODUCE LANGUAGE(语言产生)

* 资料来源: Robert Sternberg 著 *Cognitive Psychology* (3rd edition), Wadsworth, Thomson, NY & London, 2003, p.292

就大体而言,汉语应当也不例外。但必须注意,汉语除了遵循语言“相似性”(‘家族相似’,维根斯坦,1953, PI, § 67, 32e)一般模式以外,还有自己的“非相似性”(PI, § 130, 50e),这个非相似性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第一,汉语在编码—解码的过程中,无形态程式(*inflectional devices*)可循,汉语遵循的是基于直觉感性产生的概念所含蕴的“意”,以“意”形成概念的逻辑化序列(“意序”),即王充所谓“以意立句”(《论衡·正说篇》),而这时的“立”并无形式程式可循,却有语序(和虚词)可供运筹,因此语序和虚词在汉语中至关紧要(《易经》,“言有序”)。汉语的话语生成过程也就是概念依逻辑意念主轴外化为话语的过程;

第二,至关重要的是,汉语的这个逻辑意念主轴外化为话语的过程必须伴随声调化和音韵化过程。没有声调的汉语词字是不存在的,有声调就必然产生音韵(平仄、高低、单音节与双音节等的配置等等)以及“句”的优化问题。例如 Sternberg 上表中的那句话(马克·吐温的名言)转换到汉语中是这样的:“没有满脑袋的奇思怪想怎么写得出一句人人叫好的废话来呢?”这里就涉及许多为汉语所独有的审美运筹:每个字的准确声调、词字配置、有平仄要求的四字格成语运用、句式优化考量、句子前后部分的平衡感等等,而这一切都只是说汉语的人的基本语言运用能力。很肯定的是:他根本不必考虑用什么“时态”、用什么“语态”、是不是“真实条件”、名词要不要用“复数”以及“主语”是什么、“谓语动词”是什么、主谓的“数”要不要“一致”(concord)等等,不一而足。

从以上诸多方面加以审视,我们就可以看到汉语有别于屈折式形态语言的种种异质性特征。有人说,“这些只不过是些‘语言特征’,没有‘异质性’;要说异质性,英法德俄西之间都有”。这就怪了,时、体、态、气、性、数、格等等屈折式形态变化体系“英法德俄西”哪种语言没有呢?它们之间的异质,只是另有表现罢了。我们必须尊重

语言事实,不能不顾语言事实,硬将汉语也拉进“英法德俄西”里去。其实,语言形态之间差异根本不涉及语言优越不优越、高级不高级的问题,形态之异是语言的同中之异,也就是同质中的异质。我认为,不遗余力地硬将汉语拉进印欧语、或斯拉夫语系中去的做法主要是一个心态问题。这种心态非常妨碍我们在汉英对比研究中维护和坚持汉语的话语本位观。道理很简单:做事情,“态度”是第一位的。

这就是我在文章的开头所说的首先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也就是汉英对比研究应当“怎么做”的问题。解决了“怎么写”的态度问题,“写什么”——也就是研究、探讨一些什么课题也就好办了,剩下的只有科学性、系统性和深度等等问题,在这些方面,本书只能说做了一个初步的探讨;毫无疑问,还有许许多多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在我看来,我们只有站在汉语的话语本位上扫描式地观察全局(也就是所谓“本位观照”),汉英对比研究才有可能按汉语的语言现实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否则,受到同质语言观的包围,受到印欧语形态语言的包围,受到西方语法方法论和思维逻辑的包围,最后也是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包围,汉英对比研究必将备受掣肘,而且必然残缺不全或牛头不对马嘴,处处发生“错位”(misplacement)和“缺位”(breach),丧失学科应有的科学性,甚至错失发展机遇。《马氏文通》的教训我们必须吸取。

“怎么做”的问题还涉及到科学的方法论,涉及到思维问题。我们从事翻译,应该培育科学的翻译思维,从事以翻译为“目标任务”(task target)的对比语言学研究,也应该有科学的思维方法。所谓翻译思维指以翻译为“目标任务”的科学思维,这种科学思维以解决双语语言文化转换为目标,它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翻译思维必须具有多向性(多维性) 翻译(翻译研究)涉及双语,与双语转换有关的命题极多,范畴极广,真可以说是 all-encompassing(无所不包),任何单打一的思维运作方式都不足以解

决问题。无论是语言层面或文化层面,都要求我们进行全景式扫描研究。

第二,翻译思维必须具有全程性 翻译的整个过程包括从理解到表现的全程,思维上必须保持高度集中,其中不能有缺环。全程性思维还指对三个对象的关注:(1)产品(product);(2)过程(步骤,steps);(3)机制(mechanism),而不仅仅是对原文文本。

全程性思维也适用于以翻译为目标的对比研究。Cart Fames (1980)认为对比分析应该只关注分析,不包括研究,这就是忽视对比分析的全程性。认为研究必然有损于“分析的客观性”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研究必须基于对双语的语言现实(facts)和现状(state)的描写,而不是凭研究者的头脑中制订的主观标准。而且“分析”本身也必然反映研究者的态度,从选题到论证的全程,研究者不可能不以科学态度维护自己的本位观照的贯彻始终。

第三,翻译思维必须具有高度的选择性(selective)和批判性(critical) 翻译实务也好、翻译研究也好、对比分析也好,思维上的选择性和批判性都是至关重要的,目的是择善从优,而这里的“善”就是“真实”,“优”就是“适应性”(adaptability)——适应于目的、效果,适应于整体的、全局的发展。我们这样说、这样做是不是“功利主义”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可以用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一个观点来回答:符合伦理的、为科学进步谋福利的功利追求是正义的。所谓“超功利”都是有条件的。^③

第四,翻译思维必须具有高度的审美性 其实上面谈到的“选择”就是审美。就中国翻译学来说,审美具有特殊的意义。汉语是一种非常感性的语言(perceptive language),研究翻译思维是不可能撇开审美感性机制的,研究汉外语言比较,也离不开汉语的感性素质。本书在这方面也只是做了一些非常初步的探讨,有待于拓展和深化。

《汉英对比与翻译》初版于1989年,颇获好评。但是按我的整体计划,我必须先研究语言哲学,不得不放下对比研究的课题,而且一

放就是十五年。现值修订再版之际,我想重审我在初版时思考了二十多年的一个指导思想,也是我父亲刘永湘教授和我在北大的老师王力教授和高名凯教授言传身教对我的启示:人类的语言既同质又异质,对中国语言学家来说,既要研究语言的同质性又要研究语言的异质性,而且应该更加关注汉语的异质性,这一点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王力)。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谈一件往事。1998年10月我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作文化调查时参加过一次使我记忆很深的语言学座谈会。当有人质疑语言的异质性时,一位以色列学者的发言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说:语言之间究竟是同质还是异质,这个问题与问“silver carp”(白鲢),中国民间也称为“莲花鱼”)与“black carp”(青鱼)是同质还是异质一样。白鲢与青鱼都是鱼,是同质的;但白鲢与青鱼究竟是两种不同的鱼,捕鱼人和买鱼人都不会“青”、“白”不分,就这一点上说,他们又是异质的。因此白鲢和青鱼既同质又异质。语言也一样。以色列学者的这个比喻倒是很贴切。欧美语言学家很难摆脱西方文化、政治优势给他们带来的同质语言观“一统天下”的思维束缚。西方从16世纪以来就把守住各个领域的理论话语权,又依仗经济和技术优势将这种“把持”合法化乃至普世化,标榜为天经地义的真理。我们东方学者不能不从这个大局来观照学术自主权(*autonomy*)问题。

正是这个世界历史的、世界政治的大局使我不由自主地投身于译学理论各个方面的探索,到今年已整整40年。欧洲批评家在研究Walter Benjamin(本杰明,1892-1940)时常常用一个词“历史的裹胁”(*historical duress, geschichtlich Zwang*)来诠释本杰明对旧理念的撞击。我认为积极的“历史裹胁”并不是一件坏事。一个立志与他的民族兴衰与共、风雨同舟的人是很难在“历史的裹胁”面前无动于衷的!正相反,他会奋不顾身于惨淡经营。在我看来,要维护汉语的话语主权和理论话语权,要由我们每一个人自觉做起。我们要用自己踏踏实实的研究工作来赢回和巩固本来属于汉语的话语理论版

图,汉英对比研究就是这块版图中的重要领域。让我们齐心努力奋斗使中华文化的历史辉煌重放异彩!

刘宓庆

2005年,北京、香港

注 释

①据《中国青年报》(2005年10月27日)载王选译《黄金武士》一书。

②维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多次谈到非相似性的重要性,如:

I30. Our clear and simple language-games are not preparatory studies for a future regularization of language — as it were first approximations, ignoring friction and air-resistance. The language-games are rather set up as *objects of comparison* which are meant to throw light on the facts of our language by way not only of similarities, but also of dissimilarities. (§ 130, 50e)

③参见 D. O. Connor 主编 *A Critical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Macmillan, 1964。第19章关于穆勒的评价。该书已有洪汉鼎的译本,《批评的西方哲学史》,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目 录

汉英对比研究应该维护汉语的话语本位观(新版代序)	iii
图式目录	xxiii
引论 了解汉语,理解汉语	1
0.0 概述	1
0.1 汉语是极富审美感性的语言	2
0.1.1 汉语文字的形象化	2
0.1.2 汉语语源复杂的感性特征	4
0.1.3 声调赋予汉语特有的审美感性	8
0.2 汉语是一种重意念、重以意役形的语言	15
0.3 汉语是一种寓“理”(语法)于“意”的语言:	
它的语法呈隐性	21
0.4 结语	24
第一章 汉英对比研究方法论与翻译问题	27
1.1 汉英对比研究方法论	27
1.1.0 概述	27
1.1.1 本位原则	28
1.1.2 “相似性”和“非相似性”并重的原则	34
1.1.3 描写主义的原则	39

1.1.4 体用原则	48
1.1.5 关于“比较标准”	49
1.1.6 结语	51
1.2 语言对比研究与翻译问题	53
1.2.0 概述	53
1.2.1 翻译学应用理论研究的基本手段和原则	54
1.2.2 翻译学应用理论(汉英对比)研究的三个层次	56
1.2.3 结语	58
第二章 汉英语法特征比较	60
2.0 概述	60
2.1 比较与分析	61
2.1.1 汉语语法的隐含性	62
2.1.2 汉语词语句法功能标定性弱势	67
2.1.3 汉英语序差异概述	70
2.1.4 “形合”与“意合”初论	74
2.1.5 汉英音系与语法的关系差异悬殊	75
2.1.6 汉英语法歧义比较	78
2.2 结语	80
第三章 汉英主语的差异及转换问题	83
3.0 概述	83
3.1 比较与分析	87
3.1.1 英语的主谓提挈机制	88
3.1.2 汉英主语的特征比较	91
3.1.3 汉英主语的类型比较	92
3.1.4 汉语主语的形态弱势	97
3.1.5 汉英主语的语法功能比较	98
3.2 汉英翻译中的主语转换问题	99
3.2.1 对应(Equivalence)	99

3.2.2 转换(Shift)	100
3.2.2.1 词类转换式主语转移	100
3.2.2.2 推导式主语转移	102
3.2.2.3 反逆式主语转移	104
3.2.3 补充(Supplement)	106
3.2.3.1 补充主语的手段	107
3.2.3.2 补充泛指性代词或名词	107
3.2.3.3 补充人称代词	108
3.2.3.4 补充逻辑推导产生的主语	109
第四章 汉英谓语差异:汉译英中的主谓定位问题	112
4.0 概述	112
4.1 比较与分析	113
4.1.1 英语谓语的基本特征:英语形式程式的核心	114)
4.1.2 汉语谓语的独立性、自足性较强, 形式机制弱	116
4.1.3 汉语谓语构成成分复杂多样	118
4.1.4 汉语谓语形式比较复杂	120
4.1.4.1 连动式谓语	120
4.1.4.2 兼语式谓语	123
4.1.4.3 紧缩式谓语	125
4.1.5 汉英补语对比	126
4.1.6 汉英谓语比较结语	133
4.2 汉英翻译中谓语转换的对策和方法	134
4.2.1 对应	134
4.2.2 变通	135
4.2.3 补充	141
4.3 特殊谓语结构的翻译问题	142
4.3.1 连动式主谓结构	142